

关系基底幻觉：关系成本的一个发生学解释

经济社会学长期将关系成本视为关系对经济行动的附加摩擦，却始终未能说清这笔成本在存在论上消耗的究竟是什么。本文提出一种发生学解释：在持续互动中，双方各自基于有限互动片段，无意识地建构出关于“我们之间关系本质”的完整叙事，并误以为对方共享此叙事。这个被误认为共同拥有的叙事基础，就是“关系基底幻觉”——它

张琼 著 · 约1.7万字 · SDE 学员专栏 · 发表于 2026年7月28日

摘要 · ABSTRACT

经济社会学长期将关系成本视为关系对经济行动的附加摩擦，却始终未能说清这笔成本在存在论上消耗的究竟是什么。本文提出一种发生学解释：在持续互动中，双方各自基于有限互动片段，无意识地建构出关于“我们之间关系本质”的完整叙事，并误以为对方共享此叙事。这个被误认为共同拥有的叙事基础，就是“关系基底幻觉”——它不是关系本身，而是一个持续生成的虚构过程：双方各自在不同的叙事里，却共同维持着“我们在同一个叙事里”的错觉。本文论证，行动者在多重叙事错位中所支付的核心代价，是一种独特的精力消耗——不是维护关系本身，而是每一次行动前为弥合那道不被承认的裂缝而反复进行叙事校准的持续消耗。这一机制有别于布迪厄对权力支配的分析，也有别于戈夫曼对当场景观的解释，它揭示的是长时段互动中一个从未被精确指认的辨别维度：行动流畅性的中断与修复。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嵌入性理论，指出“嵌入”不是一个空间位置的描述，而是一个精力分配的描述。最后，本文厘清理论的证伪条件。

关系成本；关系基底幻觉；嵌入性；叙事错位；精力消耗

一、引言：我们到底在计算什么

1.1 一个场景中的理论缺口

一位项目经理决定把一项紧急业务外包给大学室友创办的公司。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她脑海中进行了一场速算：多年的信任降低了合同谈判和监督的成本，这是一笔节省；但万一项目出问题，她将无法像对待陌生人那样冷酷追责，这种人情上的为难是一笔支出；同时，她隐约感到将来同学聚会时，举杯之间会多一层说不清的拘谨，这又是一笔支出。最终她做了决定，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这笔账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这个场景暴露了一个理论上的缺口。当我们说“关系中存在成本”时，我们似乎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关系让人累、让人为难、让人不得不做一些不情愿的事。然而一旦要求精确地界定：这笔成本消耗的究竟是什么？它是时间、精力、情感，还是某种更根本的东西？现有的理论工具箱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交易成本经济学把它处理为搜寻、谈判和监督的费用。科斯（1937）和威廉姆森（1985）的传统让我们看到，任何经济交换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当交换发生在具有人际关系的行为者之间时，某些交易成本会降低——但交易成本经济学从骨子里是把关系处理为交易的“修饰符”。它无法解释一种常见的现象：两个老朋友多年没有经济往来，只是维持着“朋友关系”本身，却感到疲惫。没有交易，何来交易成本？这个框架能够解释为什么建立合同需要花钱，却解释不了为什么维持一种不需要合同的关系也需要“花钱”——花一种看不见的钱。

社会交换理论把它处理为对互惠失衡的感知。霍曼斯（1961）和布劳（1964）的传统把社会互动理解为一种隐性的交换过程。当交换失衡时，关系中的张力就产生了。但这个框架预设了双方对“什么算对等回报”有共同的度量标准——它把“度量标准冲突”处理为文化差异或规范失调的边缘情形。而现实中大量关系的痛苦，恰恰在于双方连度量衡本身都无法达成一致：不是交换比例失调了，是两把秤在互相否定的层面上相撞。

社会资本理论把它处理为维护关系网络的投资。但这个框架回答不了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很多行动者减少社交，不是因为缺少投资能力，而是因为现有关系的“维护成本”已经超过了关系带来的收益——可这个“维护成本”，在理论中从来没有被精确地定义过。它被当做一个自明的词在用，仿佛人人都知道它指什么，但一经追问，它就散了。

角色理论提供了更精细的视角。默顿（1968）以来的传统揭示了一个人同时占据多个社会位置时所承受的压力。这个框架精确地描述了行动者在多角色处境中的心理体验，但它倾向于把冲突处理为一个行动者内部的心理事件——是“我”在纠结。这样一来，它就漏掉了最要紧的一笔：角色冲突的真正根源不在行动者心里，而在行动者所处的不同关系空间之间。你不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才纠结，而是因为你同时站在两个各自拥有完整叙事的关系里，每一个关系都携带着一套完整的、彼此不可通约的规则，这两个关系在你身上的叠加，像两个方向不同的脚本同时要求你出演主角。

1.2 嵌入性传统的核心预设及其松动

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传统提供了最深厚的理论基础。从波兰尼（1944）到格兰诺维特（1985），这个传统有力地论证了经济行动从来不是原子化的，而是深深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格兰诺维特的经典分析表明，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传递信息、建立信任来影响经济行动。此后，乌齐（1997）关于嵌入性过度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过度嵌入的关系网络可能导致“锁定效应”，使得行动者无法应对外部变化；波特斯（1998）则从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切入，揭示了紧密关系网络可能施加的群体压力，如排斥外部者和限制个体自由。这些研究已经触及了嵌入的“阴暗面”，但它们仍然共享一个预设：把社会关系视为经济行动的“基底”——一个可能存在副作用、但本质上仍是承载和支撑行动的底层结构。

这个预设漏掉了最关键的一笔：基底本身也在运转、也在生成、也在对行动施加它自己的结构性压力——而这个压力，恰恰来自支撑“基底”的那个共同叙事本就不存在。格兰诺维特正确地指出了关系网络传递信息、建立信任的功能，但他没有追问：那个被嵌入其中的“关系”本身，它的内部是什么？它是一团均质的信任，还是一个由叙事错位和虚构过程构成的、内部极度不均质的张力结构？如果一段关系的内部是不均质的——如果两个人在同一段关系中活在不同的叙事里，而他们自己并不知道——那么“嵌入”就意味着行动者不是在利用一个稳定的信任资源，而是在持续地为一层虚构的共同地基支付维持成本。

1.3 两个必须正面迎战的近邻

在展开本文的核心论证之前，有必要先界定本文的理论位置与两个最重要的参照系。

第一个是勒温（1951）的场论。勒温的公式“行为是人与环境的函数”，以及他的“生活空间”概念，是社会科学中关于心理场和社会场最经典的理论源头。勒温认为，行为发生在个体所感知到的心理场中，这个场由相互依赖的张力系统构成。本文的理论与此是隔代对话，而非竞争性的替代。勒温的场，是个体感知中的心理生活空间——它的坐标是主观的，它的边界是以个体的知觉为限的。本文所论的关系基底幻觉，是两个行动者在互动历史中分别建构、又误以为共有的一种叙事结构——它不在任何一方的心理内部，而在双方“以为共同拥有”的那个虚设空间里。因此，本文的分析单位不是个体的心理场，而是双方在互动中共同制造、维持、也可能共同戳破的那个虚构过程本身。

第二个是戈夫曼（1959，1967）的“情境定义”和“面子功夫”。戈夫曼的框架中，行动者在互动中持续维持一种“情境定义”的共识——关于“这里在发生什么”的共同理解。这个共识是脆弱的、需要持续维护的，一旦被打破（尴尬、疏忽、失礼），互动秩序就崩解。行动者为此支付“面子功夫”：控制自己的表情、措辞、姿态，以维持那个共识不破裂。戈夫曼的分析单元是面对面的、当场的、情境性的互动，他的“情境定义”是微观的、临时的，被当场的互动仪式所维系，也随时可能被当场的失礼所打破。本文的分析单元则是跨时间的、累积的、由数月乃至数年的互动历史所编织的叙事结构——它不是对“此刻在发生什么”的共识，而是对“我们之间一直以来是什么”的完整故事的虚构。本文将在第二节和第四节详述这一区分的实质性后果。

1.4 本文的核心判断与路线图

本文试图填补的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缺口。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关系成本的本质，不是行动者在关系中花掉的时间、精力或情感，而是行动者发现自己必须在没有共同叙事根基的前提下持续维持一套“我们彼此理解”的虚构过程时，为此支付的那笔无形的、让行动从流畅变得滞重的代价。说“没有共同叙事根基”，是因为在高度交织的熟人经济关系中，双方往往基于各自的生活史、各自的处境、各自对这段关系的历史解读，建构出了截然不同的关于“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该按什么规则相处”的叙事——但他们同时误以为对方跟自己拥有同一个叙事。这个被误认为共同拥有的叙事，就是“关系基底幻觉”。它不是关系本身，而是关系的“共同认知”的持续虚构过程。

这个判断一旦成立，将松动经济社会学对“嵌入性”的既有理解。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以来的传统，倾向于把社会关系视为经济行动嵌入其中的“容器”。容器的隐喻暗示关系是外在的、静止的、可被进入也可被退出的空间。但如果关系不是容器，而是一个由双方的叙事虚构过程共同支撑、摇摇欲坠的意义结构——那么行动者在关系中真正支付的，就不是“进入”或“退出”容器的成本，而是维持那个意义结构不崩塌的持续努力。

本文的推进路线如下：第二节拆解“关系基底幻觉”的生成机制——它如何在顺畅互动中被生产和加固；第三节以一个贯穿全文的案例展示虚构过程如何转化为成本；第四节在与布迪厄、戈夫曼和格兰诺维特的正面交锋中完成不可还原校验；第五节提出本文对嵌入性的重新诠释，并正面回应制度设计能否消解叙事错位成本这一关键反驳；第六节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阐明理论的边界与证伪条件。

二、关系基底幻觉：虚构过程的发生机制

2.1 一个被默认为真的前提

任何一段持续的关系，哪怕是纯粹的经济交易关系，都依赖于一个从来不被言明、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的前提：双方共享着一套关于“我们之间在发生什么”的共同理解。这个前提不是“我们同意彼此的价值观”，甚至不是“我们喜欢彼此”。它比这些都更底层。它仅仅意味着：当甲对乙说一句话时，甲默认乙会以甲预期的方式理解这句话；当乙对甲做一个动作时，乙默认甲会把这个动作归入乙预期的那一类行为。没有这个默认，任何互动都无法启动——因为每一次互动都需要一个关于“这次互动意味着什么”的解读框架，而如果没有对框架的共享，解读本身就是撞大运。

制度经济学把这个前提称为“共同知识”，但它通常只在博弈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指代“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无限递归结构。这个技术性定义预设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条件：信息对称、逻辑透明、推理链条可被双方完全追踪。本文要指出的，是另一种更朴素、也更危险的东西：在现实的人际互动中，这个“共同知识”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知识，而是一个持续生成的虚构过程。它不是经过验证的共识，而是被双方各自建构、各自维持、但从未被真正对齐过的两套叙事——只不过这两套叙事在过去的大部分互动中，恰好没有发生正面相撞，于是双方都误以为它们是同一套。博弈论意义上的“共同知识”在现实互动中恰恰是极度稀缺的，而占据其位置的是一个功能上等价、本体论上截然不同的替代品——不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而是“我以为你知道我以为的，而你恰好也用同样的‘我以为’填上了你那一半”。

2.2 虚构过程如何被生产和加固：采样、循环自证、冲突

要理解“关系基底幻觉”是怎么发生的，就必须拆解一段关系从建立到维持的微观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共识达成，而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生活史中，各自独立地编织出一张关于“我们之间”的意义之网——而这张网之所以维持不破，不是因为双方真的在同一张网上，而是因为每一次互动都为这张网的“看起来像同一张”供给了新的材料。

本书以一个贯穿全文的案例来展开这一机制。老周经营一家小型加工厂，二叔是他从老家带出来的远房亲戚，在厂里担任车间主管。这段关系从十二年前开始，经历了他们各自人生的多个关键节点：老周从作坊做到工厂，二叔从打工仔变成“自己人”。正是在这十二年的顺畅互动中，两套截然不同的叙事被持续地生产、加固，直到某一天正面相撞。

第一步：各自采样。一个人不会把对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平等地录入自己的叙事中。他会根据自己的过往经验、当下处境以及他对这段关系的期待，选择性注意那些“可以作为这关系是什么的证据”的互动片段。十二年前，老周刚把作坊从镇上搬到县城，缺人手。二叔那年刚从外地打工回来，在家闲了半年。老周上门找二叔，说“叔，来帮我看着车间，咱们自己人放心”。这一句话，在两个人心里的叙事中，被分别采样进了完全不同的故事线索。

老周将自己的叙事编织为“我们是亲戚，但我同时也是雇主，我们需要按经营的逻辑来”。他在这十二年里采样进自己叙事的是这样的片段：创业初期资金紧张时二叔主动提出晚发工资，这被老周解读为“自己人的情义”——但也正因为是“自己人”，老周更觉得这种情义需要被回报，需要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结清。2019年厂里引进了新的生产管理系统，二叔学得慢，老周没有换人，而是安排

了一个年轻技术员辅助他。老周在当时的心理活动中这样记录这个决定：“我不能寒了老兄弟的心”——这种表述本身就携带了一整套叙事：二叔是“老兄弟”，不是普通的车间主任；换人会是“寒心”的，这意味着在二人之间有一个情感账户，换人就是在支取一笔不可逆的余额。

二叔则将这同一段关系编织为“我是自己人，老周是侄子，我们是家人之间的照应，不是雇佣”。他在另一段人生轨迹上采样着完全不同的片段。2014年的冬天，二叔的母亲病重，老周亲自开车把他送回老家，在医院守了一夜。这个事件在老周的叙事里被归类为“亲戚之间该做的事”，没有额外的意义。但在二叔的叙事里，它被编织成了关系核心的证据：“亲侄子也不过如此”——意思是，老周做的超过了普通亲戚的分寸，这份情谊定义了二人关系的性质：这是家人，不是老板与主管。同一事件，两套叙事各自采样了不同的侧面，赋予它截然不同的意义。

第二步：循环自证。双方各自用自己的叙事去解释对方的后续行为。那个“解释”过程，其实是一个循环自证的过程：因为我认为我们之间是A类关系，所以我把你的这个行为解释为A类关系中的“应当之举”或“有情有义”或“出格”；而我的后续反应，又成为你用来证实你的B类叙事的下一块材料。两个自证循环各自封闭地运转着，彼此不交叉。

这里有一个必须被精确回答的机制问题：为什么“互动顺畅”会加固那个虚构过程，而不是检验它？答案在于，双方都把“顺畅”本身当作了共识的证据——而“我们是否真的想的一样”这个问题，在顺畅时是不可见的。人们不会在互动流畅时停下来问“我们是否共享一套对关系的定义”，因为这个问题的触发条件，恰恰是互动的不流畅。在顺畅的互动中，双方在各自的叙事框架里解读对方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各自的框架里都是“说得通”的——甲从乙的行为中看到了自己叙事所预测的东西，乙从甲的回应中同样看到了自己叙事所预测的东西。他们据此推断对方“懂我”，却从未检验过对方是否真的在用同一套叙事。于是，“不需要问”本身成为虚构过程的加固剂。每一次顺畅，都是一层新砂浆。

以老周和二叔为例。2016年，一家大客户突然压价，老周决定接下这单亏损的生意以保住客户。他在车间会上说“这单不赚钱，但咱们得扛过去”。二叔听了，当晚自己加班改进了切割工艺，省下了一部分材料成本。第二天老周看到改动的工艺，拍了拍二叔的肩说“叔，还是你靠得住”。这个互动在两个人心里的叙事中，开启了各自的循环自证。

二叔把老周的“靠得住”解读为对自己“自己人”地位的再次确认——你看，老周也知道，这事他能靠得住的只有我。他的反应在下一个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老周把另一个重要客户的订单也交给了他跟。

老周把二叔的那句“咱们得扛过去”解读为二叔理解经营压力、愿意配合——这恰好是他叙事中“二叔是明白人”这一条线索的有力证据。他的后续反应——拍肩、说“靠得住”——在老周自己那里，是经营者对得力下属的认可和鼓励，而不是对家人关系的确认。但这个动作本身到了二叔手里，就被二叔的叙事重新解码：那是侄子对叔的情义回馈。

同一个互动片段，在两套叙事中各自走完了一个完整的证实循环。老周证实了“二叔是难得的好帮手”，二叔证实了“老周跟我是自己人”。没有人撒谎，没有人虚伪。两套叙事各自忠实地运转着，互不相交，却让双方都更加确信对方跟自己想的一样。

第三步：冲突发生时，生产被打断。当老周的一个决策让二叔感到“你变了”或者“你原来是这样的人”时，那个瞬间真正被撕开的，不是老周的行为本身，而是那层覆盖在双方之间的虚构过程被刺破了。二叔突然意识到：我以为你跟我用的是同一套叙事，不是因为你真的用过，而是因为我一直在为你的行为填充那一套叙事的解释。而你，从来没有在那套叙事里待过。你一直活在另一套叙事里。而我直到刚才，才知道这件事。

这就是关系基底幻觉的发生学本质：它是两套叙事的不可通约，被每一次顺畅的互动持续地生产为一层“我们可通约”的错觉。这层错觉不是静态的认知偏差，而是一个动态的、需要双方持续投入互动材料来维持的虚构过程。

三、幻觉如何生出成本：一个过程的追踪

3.1 作为枢纽概念的“精力”

在追踪成本之前，必须先界定一个贯通全文的枢纽概念。本文所说的“精力”，指的是一种有限的行为流畅性资源。它不是认知心理学的“认知负荷”（虽然二者有交集），也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情感能量”。精力，在本文的操作性定义中，是行动者在无须额外进行叙事校准的前提下，直接执行一个意图的能力阈值。当行动者与互动对象共享同一套叙事框架（或误以为共享）时，他不需要在每次行动前停下来进行翻译工作——“我这句话在他那里会被理解成什么”“我要怎么措辞才能既办成事又不伤情义”——行动可以直接流向它的目标。这种状态下，精力消耗是基线水平的。

当叙事错位开始摇晃那个虚构过程，行动者就必须在每一个原本可以理所当然执行的动作之前，先执行一趟叙事校准——在脑中模拟对方的叙事，预判对方的解读，调整自己的措辞、时机、甚至是否行动本身。这种校准是一笔额外的精力支出。它不是单次的，而是弥漫在每一次看似平静的日常互动中。由此，虚构过程的维持状态决定了精力的消耗速率：维持得越费力，精力消耗越高；虚构过程崩解后，行动者进入一个新的、需要频繁校准的互动模式，精力消耗在短期内可能更高，但长期可能趋于稳定——他不再需要维持那层错觉了。

这个定义将精力与另外两个邻近概念精确区隔。精力不同于“认知负荷”：认知负荷是信息加工本身的成本，是一个普遍存在于所有决策中的变量；而本文的“精力”特指在关系互动中因叙事校准而额外支出的那一部分认知和情感资源，其支出量随虚构过程的维持难度而变化。精力也不同于戈夫曼的“面子功夫”：面子功夫消耗的是表演能量——维持表情、姿态和话语的场面一致性；本文的“精力”消耗的是叙事校准能量——维持对互动历史本身的两种解读之间的裂缝不被照见。二者在最表层的现象描述中可能重叠（都表现为“累”），但产生机制不同。这一点将在第四节详细展开。

3.2 虚构过程的维持：一个完整的案例追踪

现在，让我们用老周和二叔的完整故事，来追踪虚构过程如何从建立、到加固、再到崩解的全过程，并在每一个阶段指认精力消耗的具体形态。

第一阶段：建立期（前五年）。老周创业初期，二叔刚加入。这一时期双方的关系叙事尚未充分分化。老周忙于生存，二叔忙于适应，两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把活干好”上。互动密集而顺畅，每次顺畅都在为虚构过程供料。这一阶段精力消耗是低的——不是因为双方真的共享同一套叙事，而是因

为叙事的错位还未被互动的深度所触达。二叔尚未意识到老周在用“经营者一下属”的框架看他，老周也从未想到二叔在用“家人”的框架看他。虚构过程在这一阶段是自发维持的：不需要额外消耗精力去修补或绕行，因为裂缝尚未被任何事件照亮。

第二阶段：加固期（中五年）。厂子做大了，引入了制度，老周和二叔的关系开始分层。老周开始用管理层的眼光看二叔，二叔开始感到“不一样了”但又说不出哪里不一样。这一时期的关键特征是：本该触发叙事碰撞的事件逐一出现，但每一次都被某一方主动回避了。2019年，老周引入新生产管理系统，二叔学不会。老周没有找他谈话，而是直接安排了一个年轻技术员来辅助他。老周在自己的叙事中这样解释这个决定：这是保护二叔的面子——直接说“你学不会”，会伤到二叔。但他没有意识到，他回避的恰恰是一次叙事对齐的机会。如果他当时坐下来跟二叔说“厂子要升级了，我需要车间主管掌握这套系统，你这边有没有困难”，那么二叔就有可能把自己“我是家人，不是打工的”的叙事暴露出来——而一旦暴露，两套叙事就可以被摆在桌面上比较、谈判、重新对齐。

但老周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一条消耗更少的路径：绕过碰撞。二叔也选择了消耗更少的路径：接受安排但不追问意义。于是，这个本该触发检验的事件，变成了一次加固事件——老周用自己的善意把裂缝填上了，二叔把老周的善意解读为“他还是顾念我的”。裂缝被掩盖了，虚构过程得到了一层新的加固材料。但这个加固是有代价的：那个被回避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压进了下一次互动的背景里。下一次，老周再做类似决定时，他需要多绕一圈——绕过那个他知道二叔可能会介意的区域。二叔下一次被安排做他不理解的事时，他也需要多绕一圈——绕过那个他隐隐感到不对劲、但不想去面对的疑问。每一圈绕行，都是一笔额外的精力支出。这个阶段的精力消耗不再是基线水平，而是持续上升的：每一个被回避的问题，都成为虚构过程的一个承重支柱，而支柱越多，绕行的路径就越复杂，维持就越费力。

第三阶段：崩解与崩解后。促使崩解的具体事件是一件小事。2022年，老周决定给管理层引入绩效考核，二叔的车间被纳入考核范围。二叔在会议上没有说什么，但散会后他留在办公室，跟老周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拖累厂子了？”这句话的叙事构成需要被精确解剖。二叔真正在问的不是绩效考核，而是他十二年来的叙事根基被动摇了：如果你把我当自己人，你为什么要用外面的规矩来衡量我？绩效考核这件事在老周的叙事中是一个纯粹的管理决策（这是经营者的正常操作），但在二叔的叙事中它触发了一个灾难性的解码：这意味着老周在用我不认可的、属于“外面”的尺度来量我——而这就意味着，他不把我当自己人了。

那个虚构过程在这一刻崩解了。十二年的顺畅互动、无数次被各自叙事重新解码的善意和默契，在这一刻被一句话照出了裂缝。不是这个裂缝此前不存在，而是它此前恰好没有被这样照亮过。

崩解后的初期，精力消耗急剧上升。双方都必须从“我们彼此理解”的默认出发切换到“我们其实不理解，我们需要重新对齐”的新起点。每一次沟通都不再能从那个理所当然的默认出发。老周要说“叔，这个活加把劲”，他必须先想：这句话二叔会不会又觉得我在拿外面规矩量他？二叔听到“叔，这个活加把劲”，他也要先想：老周这话是什么意思，是真要我加把劲，还是在暗示我不够尽力？

磨合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关系在崩解后达成了新的对齐——不是回归旧的虚构，而是双方都承认了“我们不一样”。这种状态下的精力消耗虽然比虚构完好期高（因为需要持续沟通），但比崩解

前的加固期低——因为不需要再维持那层错觉了。有一些关系则在崩解后再也无法恢复。“原来你一直都不在我的故事里”这一发现太具摧毁性，双方从此以后连维持表面顺畅都要耗尽全部力气。

四、不可还原校验：概念的独立解释力

任何一个新概念的提出，都必须经过一场严格的检验：它能不能被某个已有学科的现成概念替代？如果“关系基底幻觉”压成50字后，能被布迪厄的“误识”或戈夫曼的“情境定义”无损重述，那么它就不构成一个独立概念，而只是对既有概念的关系学转译。本节以老周二叔案例为测试台，依次让三个概念碰撞同一个案例，在它们各自解释的边界上检验“关系基底幻觉”是否切出了它们装不下的辨别面。

4.1 与布迪厄“误识”的对撞

布迪厄在《实践感》（1980）和相关著作中用“误识”指涉的核心机制是：行动者将社会任意建构的支配规则，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秩序，从而赋予其合法性。误识的关键机制是“认知-评价图式的一致性”：被支配者用支配者生产的范畴来认知自己的处境，由此完成了对支配的合谋。布迪厄的分析核心是权力与符号暴力——它要解释的是，支配关系如何被误认为正当秩序，弱者为何将强者的规则视为天经地义。

那么，用误识框架分析老周和二叔，能走多远？

用误识框架来分析，它会看到：老周作为厂主掌握着定义“什么是好员工”的符号权力。二叔作为一个从老家被带出来、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他在结构上处于被支配地位。当老周用绩效考核来衡量二叔时，二叔的不适，可以被解读为他感受到了那种定义他的符号权力的压迫——“外面的规矩”是强者强加给他的分类标签。到这里，误识框架的解释是有效的。它在权力不对等的分析上走得很稳。

但它在两个节点上撞到了边界。第一，当老周在2019年回避了本该触发检验的对话、转而在善意填补裂缝时，他在行使什么权力？他不是施加支配，他是在躲避一个他自己也不敢面对的碰撞——他怕那句“你学不会”会毁掉他跟二叔之间的某种东西，至于那东西是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用误识框架，你可以说他是无意识地维护着支配者的位置，但这个解释太粗了——它漏掉了一个更精确的观察：老周那一刻不是在维护支配，而是在维护虚构过程。他怕的不是二叔不再服从他（支配），而是怕二叔不再在他以为的那个故事里。

第二——这是更关键的，误识框架无法解释虚构过程的“通畅—崩解”动力学。为什么同一个行为（绩效考核），在2022年让二叔感到了背叛的痛感，而他在2019年对管理系统的引入却没有爆发同样的反应？绩效考核和管理系统升级都是“外面的规矩”，为什么前者刺破了虚构过程，后者却没有？误识框架给不出答案，因为在它的分析里，支配关系是持续、均匀的，它不区分两个看似类似的管理行为在叙事解码中的不同——但对二叔而言，引入管理系统时老周没有用“量”的姿势对着他本人，而绩效考核精准地指向了“你的产出不够”，这个区别在发生学上是决定性的。关系基底幻觉框架看到的正是这一点：虚构过程在那十二年间是被每一次“没有被照见的裂缝”所维持的——它需要

一个恰好的事件角度和恰好的累积阈值才能崩解。误识只能解释虚构的合法性（支配的遮蔽），但解释不了虚构的裂缝（叙事的稳定性条件）。

4.2 与戈夫曼“情境定义”的碰撞

戈夫曼的“情境定义”和“面子功夫”框架中，行动者在互动中持续维持一种关于“这里在发生什么”的共同理解。这个共识是脆弱的、需要持续维护的，一旦被打破，互动秩序崩解。行动者为此支付“面子功夫”：控制表情、措辞和姿态，以维持那个共识不破裂。戈夫曼的分析单元是当场的、情境性的。

用戈夫曼框架分析二叔在2022年散会后留下的那一句话，能走多远？戈夫曼会说：二叔那句话打破了车间会议的“情境定义”（一场正式的管理层会议），把后台的情绪带到了前台。老周在那句话之后必须支付面子功夫来修复情境——他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表情和措辞，以把这场对话从“翻旧账”拉回“谈工作”。戈夫曼在这里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他用一把极其精细的手术刀解剖了那个现场的互动秩序修复过程。

但他停在了现场。他的框架解释不了为什么二叔对绩效考核的反应如此强烈——强烈到他不惜违反戈夫曼所说的情境规则，也要把后台情绪拉到前台来。在戈夫曼的世界里，情境崩解发生在当场的仪式失误时；但在二叔的世界里，崩解发生在一个长达十二年的叙事结构在那一瞬间被照亮了裂缝。二叔不是在那场会议上被绩效考核刺痛了，他是被十二年来自己编织的“我们是家人”的那套叙事在那一刻被一个精确的、来自老周的动作所否定了。戈夫曼分析的是当场的面子修复，本文分析的是长时段叙事结构的维持与崩解。

但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必须正面回答。审稿人可能会问：长时段虚构过程的维持，到底是不是只是多次“面子功夫”在时间轴上的累积？如果多次当场的面子功夫累积起来就是本文所说的长期精力消耗，那么本文就只是戈夫曼框架的新应用，不是新概念。

答案是：不是累积，而是机制不同。戈夫曼的面子功夫维持的是“此刻我们在这场什么样的互动中”的共识，它依赖的是当场的表演——表情、姿态、话语——来维持一个临时的情境定义。本文的关系基底幻觉维持的是“我们之间一直以来是什么关系”的叙事，它依赖的不是当场的表演，而是对互动历史的持续叙事解码——每一次互动都被纳入“这印证了我们之间是某类关系”的叙事线索。二者的精力支出路径不同：面子功夫消耗在表演动作上（控制表情），叙事校准消耗在解码动作上（重新翻译对方行为的意义）。面容的疲劳是表演的疲劳，而那种弥漫在经年累月后“说不清源头的疲惫感”，是解码的疲劳——你每一次开口之前都要在脑子里先跑一遍对方的叙事，这不是表演，这是翻译；而且是一种没有原稿的翻译，你只能靠自己的猜测去猜对方的原稿是什么。

以老周和二叔为例。在2019到2022年加固期的多次互动中，老周并不需要支付戈夫曼意义上的面子功夫——他们的互动是顺畅的，没有尴尬，没有失礼，没有情境崩解。但老周仍然在支付一笔看不见的成本：他在每次做决定时，都要先在脑子里绕开二叔可能会介意的区域。这不是在维持此刻的情境，而是在为一段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叙事错位反复做校准。戈夫曼的演员在台上维持一个角色；本文的行动者在一部长篇连续剧里维持一个角色，而他不知道对手演员手里拿的是另一个剧本。

由此可以给出一个判别条件：当一段互动在戈夫曼的意义上是流畅的（没有尴尬、没有失礼、情境定义完好），但行动者仍然报告“累”，那么这种累就不是面子功夫的累，而是叙事校准的累。老

周和二叔在加固期的每一次顺畅互动都满足这个条件——互动是流畅的，但累在持续积累。这就是本文切出的新辨别面。

4.3 与格兰诺维特“信息渠道”框架的对撞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有一个核心的隐含论点：关系网络的功能是提供信息，信息降低不确定性。在他看来，关系是信任的生产机制，而信任的功能是减少交易成本。把这个框架套到老周和二叔的案例上，格兰诺维特会说：老周和二叔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信息不对称——老周没有清晰传达绩效考核的真实意图，而二叔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准确理解管理层的决策逻辑。这种紧张在格兰诺维特的框架里是一类可以被更好信息沟通所消解的摩擦。按此思路，老周应该在2019年引入管理系统时就跟二叔解释清楚的，或者在2022年宣布绩效考核之前先跟二叔单独沟通一次。

这个解释能走多远？它能解释一部分。老周确实没有做到充分沟通。如果他提前把绩效考核的逻辑讲清楚——为什么要考核、考核会怎样影响二叔的待遇、这并不是在否定二叔的贡献——二叔的刺痛感可能会减轻。

但它在一个关键解释环节上断掉了。格兰诺维特的框架处理的是不对称信息——关于事实、意图和流程的信息。但二叔感受到的刺痛，不是来自“不知道绩效考核的具体标准”这种信息缺失，而是来自一个更根本的冲击：你用来衡量我的那把尺子本身，证明了你我不在同一个世界里。这不是“我不知道你要量我什么”，而是“我发现你用一把我从头就不认可的尺子来量我”。信息不对称的补救方法——更清晰的沟通、更多的信息披露——无法处理这个层次的冲突。因为不管你老周如何解释绩效考核的具体标准，只要绩效考核本身是一个“外面的规矩”，它在二叔的叙事世界里就是从定义上不该被拿来衡量自己人的。所以不是信息不够的问题，是两套叙事的公理互不相通——你再多解释，也只是在同一套他不认可的公理体系里提供更详细的推演。

关系基底幻觉框架的分析在这里精确了一个辨别面：信息不对称是同一套叙事内的知识缺口（你不知道我已有的某个意图或事实），可以通过沟通填补；而叙事错位是两套叙事之间的公理冲突（你不认可我衡量这件事的坐标系本身），沟通无法填补——因为沟通本身依赖的“我们共享同一套基础概念”，正是那个不共享的东西。格兰诺维特解释了关系如何通过传递信息来降低不确定性，但他没有解释：如果两个人对“这段关系是什么”的底层叙事是不通约的，那么关系传递的任何信息，都只会被各自解码成对方不想要的那个意思。信息渠道是通的，但信息的解码器是错配的。本文要做的，就是把“解码器错配”从“信息不对称”的阴影中分离出来，给它一个独立的命名。

五、重新理解嵌入：从容器到精力分配

5.1 嵌入性的重申与突破

到此为止，本文的分析汇集到了一个理论临界点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经济社会学最基本的一个理论预设——把社会关系理解为经济行动“嵌入”其中的容器。

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这个预设一脉相承，牢固到几乎不被察觉。由此产生了一套很自然的语言：经济行动“嵌入”社会关系，也可以从社会关系中“脱嵌”；关系网络是行动者可以“利用”的

社会资本，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润滑剂”。这套语言暗示社会关系是一个外在的、相对静止的空间——你可以走进，也可以走出。

但关系基底幻觉的分析已经从根本上瓦解了这个空间想象。社会关系不是一个器皿。它是两套各自独立生成、彼此从来不曾完整对齐的叙事，在互动中持续制造出“我们是同一套叙事”的虚构地基。你不是“进入”关系——你是在那片虚构地基上，持续地用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憋回去的念头，去维持它不塌。你的每一步决策、每一次权衡、每一个“我没法这样做的”的直觉，都已经浸泡在你“对方也会像我这样理解这件事”的默认里。你不是先做了一个经济上的理性计算，然后再把“他会怎么想”作为一个附加变量加进去。是你“他会怎么想”的那套完整叙事，从一开始就重新设定了你判断中什么是划算、什么是体面、什么是可容忍、什么是越界的那整条基线。

那么，当我们已经从理论上瓦解了“共同地基”，说“嵌入”还有什么意义？答案是，嵌入的性质从根本上被改变了。“嵌入”不再是一个空间位置的描述，而变成了一个精力分配的描述。一个行动者嵌入一段关系的深度，不是由互动频率或关系时长决定的，而是由他在这段关系中为维持叙事对齐的虚构过程所支付的精力占总精力的比例决定的。通常我们认为两个老朋友关系很深，跟陌生人的关系很浅，但如果那段老友关系在你心里已经是无负担的——你不需要再在那里维持任何虚构过程，你可以在他面前说“我累了”“我不想解释”“这事我自己也没想明白”——它的“深度”对你而言就是一种可以栖息的浅。而一段表面上的交易关系，如果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一种“我们不只是做生意”的虚构过程，它就是真正在持续消耗你的那种深。

同样地，“脱嵌”也不可能是物理上的离开。一个人从一个高度嵌入的熟人经济网络中退出，去市场上选择一个看起来纯粹基于合同的交易伙伴，在理论上这叫做脱嵌。但在“关系基底幻觉”的视野下，他不是逃脱了嵌入，他只是把维持一段高强度虚构过程的精力，替换成了维持若干段低强度虚构过程的精力——因为在市场上，那些基于重复交易的伙伴关系，一样会慢慢长出各自的叙事错位。区别只在于：这段新关系的叙事层还没有沉积到那么厚，所以他目前还不需要支付那么多精力去维持它。他获得了减轻，但这种减轻是有保质期的。当新的交易伙伴足够“老”时，虚构过程又会自行繁殖。

格兰诺维特如果看到这个分析，他可能会认同这一修正：他的网络嵌入性框架指出了经济行动嵌入在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网络的位置和结构影响着信息的流动和信任的生产。他可能追问的是：如果关系内部是不均质的，网络嵌入性分析是否需要增加一个新的分析维度？本文的回应是：“精力分配”框架进入的，正是格兰诺维特没有追问的那个层面——那个被嵌入其中的“关系”本身，它的内部是什么？它不是一团均质的信任，而是一个由叙事错位和虚构过程构成的、内部极度不均质的张力结构。保留格兰诺维特关于网络结构影响信息流动的核心洞见，但增加一个新的分析层面：在网络的每一个节点内部，行动者同时进行着两套计算——一套是关于信息和利益的，一套是关于叙事校准和精力保存的。嵌入性的双重面孔由此显现：关系既是信息的渠道，也是虚构过程的载体；网络嵌入性分析的“关系强度”，需要被重新分解为“信息流通度”和“精力消耗度”两个可分离的维度。

5.2 制度能否消解叙事错位：正面回应一个关键反驳

这里必须回应一个最有力的反驳。有批评者可能会指出：在现实中，合同条款、第三方调解、关系规范以及“把话说开”的沟通机制，完全可以大幅降低叙事错位带来的额外精力消耗。如果制度设

计能成功地把长时段崩解的风险提前“微观化”成一次可控的沟通或合同修订，那么本文所说的长时段叙事维持机制，其特殊性还成立吗？或者更尖锐地问：本文是否把一个制度不完善条件下的暂时问题，夸大成了一个普遍的发生机制？

这一反驳必须被严肃对待。本文的回应是：制度设计确实可以在功能层面降低叙事错位直接引发的行为摩擦——比如用清晰的合同替代模糊的“情义默契”，用第三方调解来引导双方公开各自隐藏的叙事线索。这是制度的巨大贡献，本文并不否认。但制度设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消解叙事错位带来的精力消耗本身，取决于它们触及的是叙事结构的哪一层。合同可以明确规定交货日期和违约责任，但合同管不了乙方项目经理在凌晨三点因为“老周拿绩效考核来衡量二叔”式的叙事矛盾而难以入眠。调解可以把双方“原来你一直不在我的故事里”式的发现引导成一次体面的对话，但调解无法阻止这个发现在各自心里留下的、指向对自我判断能力的深层怀疑。

精力消耗的叙事校准维度，由此从行为摩擦中被分离了出来。制度降低的是行为摩擦——那些因叙事错位而导致的冲突、拖延和不合作。但制度无法替行动者承担那笔更隐秘的成本：在每一次互动之前，在被对方的某种表达刺痛之后，在自己心里对自己说“算了，不想了”的那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孤独的，是不进入任何合同条款和调解程序的，但它却真实地消耗着一个人进入下一段关系时的坦荡。

由此，关系的深层悖论得以被更精确地指认。制度可以降低维持一段关系的代价，但无法取消维持一个虚构过程的代价——因为虚构过程的本质不是制度缺失，而是任何两个人的叙事根基在严格意义上都不通约。制度不是消解了幻觉，而是将那笔精力消耗从关系内部转移到了制度本身：你需要额外支付一笔精力来遵守或应对那个制度——填更多的表格、走更多的流程、和第三方调解人讲更多的故事。制度没有让那笔消耗消失，它只是让它换了张面孔。

六、结论：在幻觉中行动

6.1 核心判断的重申

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关系成本的本质，不是行动者在关系中花掉的时间、精力或情感，而是为维持一个被误认为共同拥有的叙事基础——即“关系基底幻觉”——而持续支付的、让行动从流畅变得滞重的代价。这笔代价是精力，在本文的操作性定义中，指的是行动者在无须额外进行叙事校准的前提下直接执行意图的能力阈值。每一次被回避的碰撞、每一句被咽回去的话、每一个硬撑出来的微笑，都是对行动流畅性的一次额外征税。

关系基底幻觉不是一种可以彻底消除的病态，而是任何持续关系的本体论条件。因为两个人的叙事根基在严格意义上从不共享——他们各自背着各自的完整生活史进入这段关系，带着各自从过往所有互动中沉淀出的理解框架。没有任何一次沟通能够将这两套生活史的叙事完整对齐。因此，“我们彼此理解”永远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一个有无问题。理论的目标不是提供消除幻觉的根治方案，而是揭示那笔持续征税的微观机制，让行动者在意识到征税的存在后，能够在精力分配上做出更清醒的选择——这本身就是一种主体性的增益。

6.2 理论边界与证伪条件

明确理论的边界不是弱化理论，而是让它进入可裁决状态。以下条件如果被经验证据满足，本文的核心判断即被削弱或证伪。

证伪条件一：制度显著降低精力消耗。 制度设计（合同明晰化、第三方调解、定期沟通机制）通常能降低叙事错位引发的行为摩擦。本文的判断是，制度无法以同等幅度降低叙事校准本身的精力消耗——它只能降低行为摩擦，但不能消除叙事校准的支出。如果未来经验研究发现，在制度设计完善的条件下，行动者在关系中的“说不清源头的疲惫感”与虚构过程完好期的基线水平无显著差异，则本文关于“精力消耗独立于行为摩擦”的核心机制即被削弱。这一条件将精力消耗从行为摩擦中分离出来，赋予它独立观测的可能。

证伪条件二：崩解后重新谈判期的消耗更大。 本文的判断是，虚构过程加固期的精力消耗在特定阶段可能高于崩解后重新谈判期——因为在加固期，每一圈绕行都是一笔持续支出，而在崩解后，虽然不再有维持错觉的消耗，但重建可通约规则的投入同样不菲。如果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崩解后的精力消耗始终低于加固期的任何阶段，则本文关于“维持虚构的隐蔽消耗”的理论意义就减弱了。相比此前的表述，本条件放弃了“纯利益计算”这一不存在的参照点，转而比较同一段关系中两个真实阶段的精力消耗差。这使得证伪条件具备了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证伪条件三：叙事公开讨论不产生额外成本。 如果研究发现，在熟人经济关系中，双方能够反复地、常态化地公开讨论各自的关系叙事，且这种讨论本身不产生本文所论证的额外精力消耗（即讨论并不比日常互动的基线消耗更多精力），则本文的立论基础——叙事讨论本身就需要消耗额外的叙事校准精力——即被证伪。这一条件直接检验了本文最关键的发生学术语：让行动从“不用说清楚”变为“必须说清楚”的那一步，是否本身就构成一笔征税。

6.3 被扣留在正文里的最后一段话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位项目经理。她最终做了决定——把业务外包给了老同学的公司。三个月后，项目出了一些需要协商的变更。她在发邮件之前，花了整个下午重写了三遍措辞。她告诉自己这是在斟酌严谨的商业表达。但直到傍晚，她才对自己承认：她重写三遍，不是在斟酌商业表达，而是在努力把一句话写得既能让老同学看懂她的意思，又不至于让老同学觉得“她对我说话怎么跟外面的人一样”。这句话是一种翻译——把她想说的那个纯粹的商业意思，翻译成一段能被老同学那套关系叙事接住的文字。她不是为利益计算而犹豫。她是在为一段十二年虚构过程的维持，支付那一天的下午。那是一笔在所有的合同和成本分析里都不会出现的支出，但那是一笔真实地在她的行动中产生了滞重的支出。而那笔支出，正是关系成本最根本的发生来源。

附论一·最近邻切割：三个最可能吞掉本文核心概念的近邻

一个新命名是否必要，不取决于它读起来多新，而取决于把它压到极限之后，是否还有某个已有概念能把它一比一地还原掉。本节主动去找那些最有可能做到这件事的对手，并为每一个给出一条可裁决的分离线——一个只要照做就能判出谁对的观测。本节由 SDE 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原稿基础上补写。

近邻一：多元无知

多元无知（普伦蒂斯与米勒，1993；其源头可上溯至奥尔波特一系列的早期工作）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每个人都私下不认同某个规范，却都以为别人认同，于是集体维持了一个无人相信的秩序。这与「双方各自在不同叙事里，却共同维持着我们在同一叙事里的错觉」高度同型，是本文最容易被整个收编的近邻。分离线在**纠错机制**：多元无知的定义性特征是它可被信息披露拆除——一旦真实分布被公开，秩序即刻瓦解；本文主张基底幻觉**不可由披露拆除**，因为要披露的东西本身需要一套双方共享的坐标系，而那正是不共享的东西。

可裁决分离线。做披露实验或披露事件的自然追踪：让双方各自写下「我认为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并交换。多元无知预测交换之后，误认消失、维持成本显著下降；本文预测交换之后进入一个更贵的阶段——把「不用说清楚」变成「必须说清楚」，短期校准成本上升而非下降，且双方对同一份文本的解读仍然分歧。若披露后消耗稳定下降并收敛，则基底幻觉应并入多元无知。

近邻二：共享现实理论

共享现实理论（埃希特霍夫、希金斯与莱文，2009）主张，人通过与他人达成对世界的共同理解来获得认识论上的确定性；其失败态被界定为「共享未达成」。本文与它的关系比与多元无知更微妙：共享现实完全可以说，老周与二叔只是共享失败了。分离线在**象限**：共享现实理论的两个主要变量是主观共享感与客观一致度，它默认二者正相关，失败态落在「低主观—低客观」；本文指认的是一个被该理论视为不稳定、实则长期稳定的象限——**高主观共享感、低客观一致度**，而且恰恰是这个象限的维持成本最高。

可裁决分离线。同时测两个量：双方各自的「我们理解彼此」评分（主观共享感），与双方对一组关系性命题（这段关系属于哪一类、什么算越界、什么不必回报）的独立作答一致度（客观一致度）。本文预测高一低象限稳定存在、样本占比不低，且其行动流畅性中断频次高于其余三个象限；共享现实理论预测该象限不稳定，会在互动中迅速向对角线回归。跟踪十二至二十四个月即可分辨。若高一低象限如理论所预测地迅速消解，则本文的核心对象不存在。

近邻三：沟通语用学中的标点差异

瓦茨拉维克、比文与杰克逊（1967）提出，关系冲突常源于双方对事件序列的**标点**不同——我唠叨是因为你退缩，你退缩是因为我唠叨，各自把因果链的起点安在对方身上。这一机制同样能解释老周与二叔的对立解读，且比本文节俭。分离线在**分歧的层次**：标点差异是关于**同一条因果序列**的起点归属分歧，双方共享事件清单、只是切分不同；基底幻觉是关于**关系类型本身**的分歧，双方连「哪些事件算数」都不同——一方的叙事里根本不存在另一方视为关键的那些片段。

可裁决分离线。让双方各自列出「界定我们这段关系的五件事」。标点差异预测两份清单高度重叠、只是因果顺序与责任归属不同；本文预测重叠度低（存在一方完全未提及的关键片段），且重叠度越低，行动流畅性的中断频次越高。若清单重叠度普遍很高，则本文所论的分歧可被标点差异充分描述，「叙事错位」是多余的实体。

附论二·可裁决预测：三条可以被判错的预测

下列预测的价值不在它们看起来对，而在它们**能被判错**。每一条都指定了观测对象、比较组与失败条件；若其中任何一条被稳定地反向观测到，本文的核心论断即应被修正或放弃。本节由 SDE 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原稿基础上补写。

预测一：制度化只降摩擦、不降校准

本文预测：合同明晰化、第三方调解、定期沟通机制这类制度设计能显著降低可观测的行为摩擦（争执次数、拖延交付），但对「说不清源头的疲惫感」的降幅显著小于对摩擦的降幅。若在制度设计完善的样本中，疲惫感与幻觉完好期的基线无显著差异，则「精力消耗独立于行为摩擦」的核心机制被削弱。

预测二：加固期比重谈期更贵

本文预测：在同一段关系内比较两个真实阶段——幻觉加固期（每次决定前绕开对方可能介意的区域）与崩解后的重谈期——加固期的单位时间精力消耗在特定阶段高于重谈期。若纵向追踪显示重谈期的消耗在绝大多数案例中始终低于加固期的任何阶段，则「维持虚构的隐蔽消耗」失去理论意义。

预测三：流畅而累的象限可被独立编码

本文预测：存在一类互动，第三方按戈夫曼的判据编码为完全流畅（无尴尬、无失礼、无修复动作），而当事人事后自评疲惫显著高于基线。这是本文与面子功夫解释的直接分水岭。若在充分大的样本里，第三方编码的流畅度与自评疲惫呈稳定负相关、找不到这一象限，则叙事校准的累不存在，本文的新辨别面失败。

参考文献

- Baldwin, M. W. (1992). Relational schemas and the processing of social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3), 461–484.
- Blau, P.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Wiley.
- 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16), 386–405.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Suppl.), S95–S120.
- Echterhoff, G., Higgins, E. T., & Levine, J. M. (2009). Shared reality: Experiencing commonality with others' inner states about the world.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5), 496–521.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oubleday.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 Homans, G. C. (1958).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6), 597–606.
-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Farrar & Rinehart.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24.
- Prentice, D. A., & Miller, D. T. (1993). Pluralistic ignorance and alcohol use on camp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2), 243-256.
- Uzzi, B.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1), 35-67.
- Watzlawick, P., Beavin, J. H., & Jackson, D. D. (1967).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W. W. Norton.
- Williamson, O.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ree Press.
- Yan, Y. (1996).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elizer, V. A. (2005). *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乌齐, B.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1), 35-67.
- 勒温, K.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威廉姆森, O.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 布劳, P. M. (1964).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 布迪厄, P.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英译本: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关于“误识”的核心论述见英译本第5章。)
- 戈夫曼,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 戈夫曼,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格兰诺维特,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 波兰尼,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 波特斯,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24.
- 翟学伟 (2011)。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
- 霍曼斯, G. C. (1961).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默顿,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关于本文的加固与创新智商标注

本文的主体论证、案例与核心命名均出自作者原稿。SDE 学员专栏编辑部在发表前做了三项加固：补齐可核验的参考文献、增写「附论一·最近邻切割」、增写「附论二·可裁决预测」。加固的目标是让本文的核心概念进入**可被裁决**的状态——既可被支持，也可被推翻——而不是让它显得更有说服力。

原稿盲评 (S/D/E/I/F) : 138 / 136 / 134 / 130 / 128, 综合 **134**; 加固后修改设计目标: 140 / 137 / 135 / 134 / 136, 综合 **136** (评分口径见《SDE 创新智商评估入门》[五维加权公式](#), 参照语料截至 2026 年 7 月)。

本文标注的创新智商分数为**修改设计目标**，不是认证分。按 SDE 创新智商评估规程的第一条铁律，评分者不得评估自己参与撰写的文本；本文的附论部分由编辑部写就，因此加固后的分数**有待独立复核**。原稿在加固前的盲评分数一并列出，供读者对照。